

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四十七

受業毛 昇增泰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兩

塢 埭 按

哀公

一陸曰名蔣定公之子蓋大人定姒所生以敬王二十六年即位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經

丁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隨世服于楚不通中國吳之人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別於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所食所食非楚封之○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所食所食非

一處纂疏定公之薨未及小祥而僭行天子之郊謂不孝於親郊之祭喪者不敢哭凶服不敢入國門今在喪而燕事不敬於天一舉而○秋齊侯衛侯伐晉○纂疏晉謂統之○冬仲犯三不韙焉○

孫何忌帥師伐邾

按方云定公之時叔季困於家臣不暇陵溺暴寡至此內難平而無故伐邾矣

哀公

哀公

一

不報吳而報
蔡子西何當
知復歸大義

傳元年春越子圖蔡報柏舉也在縣在里而裁

蔡城一里廣丈高倍厚一丈夫屯晝夜九日

役屯晝夜不止如子西之素當洲九日而戍蔡人男

九日而築壘成別也男女各別使疆干江汝之間而還

別也男女各別使疆干江汝之間而還

求田以自安也蔡侯自是固守不居故

汝之邑常賊衡者非蔡景國而降也蔡侯自是固守不居故

又請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地既遷蔡人更叛楚就

胡傳謂楚人復讎非也子西之圖蔡利蔡耳利蔡何以不

滅蔡秦瑤之血淚未乾封豕之薦食再至其何以禦故欲

茹而又吐之蔡君死守不屈不等於忘親而事讎者也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槁李也李在定十四年夫差太

縣西南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

問音醉上會稽也

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也

二語提過
在去疾

俞云國祚而復興者多矣
單舉少康以
其爲句踐之
祖也

精縣東南。○楮食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寒浞子封於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二斟夏同，姓斟侯。稷五子反，澆仕挺反。斟灌、斟鄩諸滅夏后相，二斟復為澆所滅。依於林反，鄩音尋，滅夏后相，二斟復為澆所滅。后緡妻方娠，身也。逃出，自寶歸于有仍，仍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正，之長音度。逃出自寶歸于有仍，仍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正，之長恭毒也。澆能戒也。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侯按今河南寧城縣南為之庖正，之官膳羞以除其害。除此以得虞思有故虞城為之庖正，之官膳羞以除其害。除此以得虞思有於是妻之以二姚，虞思自以二女而邑諸綸，虞邑按虞城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五百人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二國之虜以滅澆而立少康，使女艾康臣謀侯澆使季杼也。少康子后杼誘澆弟，澆器反，遂滅過國。○國

一比較而理
勢即然此以
國之有

此以君德言

此以天運言

結求伯

無云種族謀
客于早已
見到

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附注謂能今吳不如過而越

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越句踐能親

而。務。施。施。不。失。人。皆得其人親不棄勞則不遺小勞與我同

壤。而。世。爲。仇。讎。於。是。子。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

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清也。得姬之哀也。日可俟也。介在鬻

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

生。聚。而。十。年。教。訓。生民聚財富而後教之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治。乎。謂

官宅廢壞當爲汙地爲二十。年。越。入。吳。越。本。三。月。越。及。吳。平。吳。人。越。不。書。吳。不。告。

虞。越。不。告。敗。也。嫌夷狄不與摩

敘。事。兩。層。提。起。見。吳。有。不。共。戴。天。之。讎。而。越。有。取。手。待。斃。

之。勢。操。縱。之。權。全。在。於。吳。望。溪。以。子。胥。之。諫。當。從。父。讎。上。

立言不應泛用過澆。不知傳先叙因太宰嚭以求成。吳子將許之二語。則斯時復仇之說。早爲宰嚭掃去矣。夫差予智自雄。侈心莫遏。以爲伯功不難立成。而報讎雪恥。皆老生常談也。觀將許二字。越之成已。什得八九。子胥之諫。先破其恃強易敵之心。故不就道理言。專以利害論。以過與少康對勘。安知越之不大。以勾踐與吳對勘。可知越之必興。况與我同壤。有利必爭。世世之患。一時剪絕。求伯之道。莫先於此。說到周衰。日可俟。隱射夫差不德。必爲越所無。一語不是對症之藥。又點出仇讎寇讎。加一世字。隱與殺父一呼。激動而不從者。以語先入之言。百子胥不能奪也。退後之語。亦欲夫差聞而感悟。豈自神其先見哉。吳入

僉云各無成
見乎出邊情
韓云吳楚之
事皆不在周
中而能以晉
定亦可見矣
下云吳

三
鄉而定楚。周室之大功也。不能不過一救蔡而已矣。吳入
越而殺句踐。天下之大孝也。不能不過一勝越而已矣。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國五鹿。

晉邑趙魏以邯鄲叛
范中行氏之黨也

景公助范中行以叛君。助輒以拒父。故身死未幾而陽生
篡國。陳乞弑荼。

吳之入楚也。

在定四年

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

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

郟邑之人無田者
隨黨而立。不知所

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
者居右。在東者居左。

逢滑當公不左

而進。曰。臣聞國之興

也以禍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禍。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

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

何。楚爲界。
所勝。

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

此云千古典
仁以此決之
不棄蘇武

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
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散○于○兵○暴○皆○如○
莽○草○之○生○于○廣○野○莽○然○日○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
楚○也○使○使○而○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今○陳○侯○從○之○及○夫○差○
克○越○乃○修○先○君○之○怨○欲○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傳○言○吳○不○修○
德○而○修○怨○所○

亡以

遂滑之言似矣然吳格舊怨而楚不敢救也六年又伐陳
昭欲救之道卒陳乃平於吳嗣後楚惠連年伐陳終滅於
沈諸梁之手叙楚固滅事楚亦滅豺狼其可驅哉傳蓋深
惜吳之不能仗義恤民以定楚致小國之受其搏噬也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孔孟也鮮

大夫皆懼。卽是相睦。一心固治。與患可已。況與不必出。乎。開手。惟不相睦。是。一。篇。之。制。以。知。左。不。相。睦。不知。我。子。常。易。之。已。將。此。關。指。明。便。非。以。應。前。句。也。此。謂。變。化。統。方。

虞人伐晉

取棘蒲。魯師不書。非公命也。

齊景戒於權臣。故以之納魯君。則懦以之助叛臣。則強。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

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

與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器不

形也。丹也。鏤也。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掙不取費。選取

細鹿。在國。天有苗穧。疾疫。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

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

所嘗甘珍。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

知身死。不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易猶今。開夫差

次有臺榭陂池焉。積土爲高曰臺。有木曰榭。附宿有妃嬪嬙

鍾云此一說
便是夫差定
案

御焉

如嬌貴者煥御賤者皆內官

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

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

我

爲二十二年越滅吳起本

此亦從民上剖決興衰與前途滑之言相合視民如仇而

用之日新千古用兵之炯戒也

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

計范中行氏

范中行氏前圍趙鞅討賊之人也今乃爲賊矣鞅前爲賊

今奉命討賊矣

經

申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邾東田及沂西田

在邾人也。邾人以賂取之易也。齊人號反又者郭癸已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澤

邾地取邑盟以要之劉傳局爲三人伐而二人盟季孫臨之仲

成之季之伐自謂也。按句釋。夏四月丙子衛侯元

卒。孫出。勝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

績。鐵在戚城南。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而。十有一月蔡

遷于州來。以長楚而請還故。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已解邾人愛其土故賂以邾沂之田。

而受盟

邾隣魯魯屢伐之。邾愬於晉。晉以爲討。猶有所忌也。晉霸
息而魯無忌矣。雖其君來會來朝來奔喪而三卿伐之。取
其賂田。復脅之盟。二卿盟而季孫否者。文定云以歸二家
也。報叔孫之伐昭公。孟孫之禦陽虎耳。恩謂此亦未必然。

此深異出公
之拒父也
手便見其無
立柳之命
焉云文無一
字焉柳如何
不是而意無
不說妙絕

以鄧之諫
反照之拒
廣

入成述計由
於陽虎然柳
拒父不得不
固已在言外

鄒東沂西皆近於費季氏所利也季之不盟黃若晦曰亂
世之人行同禽獸孰得而知之哉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靈公僕也公曰余無子將立女無大子

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鄧不足以辱社稷君其畋圖君夫人

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上疏云周禮司士孤卿特揖大

時揖異姓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

天揖同姓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

君命也對曰鄧異于他子言用意且君沒於吾手孫解靈公

其左若有之鄧必聞之言當以臨且亡人之子荆瞞之子

適在乃立輒陳氏曰見立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

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

若輸使大子始喪之服疏云禮不至喪所不括八人衰

南公

經○僞○自○衛○逆○者○

按詐爲衛人逆

告○于○門○哭○而○人○逾○居○之○

鄭昭入國稱世子以告諸侯而經不削者以國爲忽之國而非突之所得據也趙鞅納剋曠亦稱衛世子而經復不削者以國爲剋曠之國而非輒之所得拒也或曰曠無父之人也恐非鄭昭之比曰聖人不云正名乎靈曰余無子剋曠不得爲靈之子輒安得爲靈之孫然而輒之立則曰嫡孫之故也輒之爲嫡孫以其爲世子之子也安得謂剋曠之非世子哉曠爲世子則國爲世子之國而嫡孫其攝也輒安得而有之而拒之哉故夫子於衛事必以正名爲先也然則剋曠之爭國是欺曰觀之晉恭世子矣無罪被譏不亡而經君子猶以爲甚其父之惡也漫假出奔他國

晉獻甫卒。稱兵入晉。逐奚齊。卓子而奪其國。尙可以爲人子乎。而況有罪之蒯瞶也。或曰。鄆屢言亡人。明欲輒之讓其父也。則又不然。輒之讓可行於既有國之日。而不得行於未有國之先。輒讓其父。彼欲弑之夫人。其從之乎。國之三揖無異議乎。輒如不立。則公子起。公子黜。無非君也。或又以立鄆而爭可已。則亦非也。瞶不有其子。何有於弟。鄆立猶輒立也。鄆以爲莫親於其子。其子富且貴。瞶之所欲也。因而消其貪暴之心。而併欲奪其子。鄆不及料也。瞶之納非爲瞶也。衛從齊命。屢救范氏。大不利於鞅。瞶立衛爲鞅之衛矣。故瞶奔宋。而鞅自宋要而納之也。或又以爲發喪行服。瞶尙知有父。夫父死而親人子之常重耳。出亡累

然纘經之中乃爲哭門而後統則右河而南皆平居服也
然則夫子於軼之不義殯之不仁皆未嘗深求而獨蔽罪
於軼何也曰立萬世之常道也殯之罪天王罪之靈公罪
之卽國人罪之無不可也僉曰無父之人不可以有國而
軼不得以無父罪之而不父之書曰納衛世子蒯聵於戚
猶言納衛君之父於戚爾夫喪殺其子而天下養鯨鯢於
君而配於郊春秋弑逆不責其君天下豈有負罪之君父
哉傳明寫蒯聵卽暗寫衛軼言世子皆迷而行哭門而入
假假無以至國都而寄柩一邑皆軼距之而使之然也而
軼之罪不勝誅聖人以有罪之蒯聵同於無罪之鄭昭而
萬世父子之常道定矣

纂以齊范
趙氏以困范
趙氏全神在
范而不在于
也

從之之後下
文更不須照
應此史家常
法傳如此類
甚多諸同人
刪去全味傳
意

晉師極苦
命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
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說三家分收以兵車之
蒚與罕駟兵車先陳。蒚先驅車也。以先驅車不足制鄭以兵車之
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知其虛實見
晉師伐齊。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今以兵車之結。亦此意。設蒚
於車盛爲軍容。與罕駟兵車在前者相對。結陳罕駟自後望
之。不知虛實。於是乎會之戰。合必大敗之。從之下戰龜焦。不
成。樂丁晉大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詩大謀協以故兆
詢可也。詢諮詢也。故兆始納衛太子。卜得簡子誓曰：范氏中
行氏反。易天明。不事也。斬艾百姓。欲擄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
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令。經
總義除垢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命蓋前命
同賊則此
無曰私仇
不待謂不
奉

作確。篇千里百縣。縣士田十萬。也。庶人工商。遂得。遊人臣。
有。四。部。艾。魚。廢。反。士。田。十。萬。也。志。父。趙。簡。子。之。改。名。也。言。
韓。圍。免。去。縣。志。父。無。罪。君。實。圖。之。已。事。濟。君。當。圖。其。實。疏。云。
趙。人。皆。陽。以。叛。後。得。歸。改。名。志。父。執。若。其。有。罪。絞。綫。以。戮。
人。臣。國。不。為。諱。以。諫。名。告。故。仍。書。趙。諱。若。其。有。罪。絞。綫。以。戮。
校。所。以。桐。棺。三。寸。不。設。屬。辟。棺。之。重。數。王。棺。四。重。君。再。重。大。
棺。本。易。也。子。到。於。中。加。棺。四。寸。柳。五。寸。云。桐。棺。三。寸。示。罰。
也。天。子。之。棺。四。重。合。水。牛。兕。牛。之。革。以。為。棺。被。為。一。重。辟。為。
弓。天。子。之。棺。四。重。合。水。牛。兕。牛。之。革。以。為。棺。被。為。一。重。辟。為。
二。重。屬。為。三。重。大。棺。為。四。重。上。公。革。棺。不。被。謂。無。小。牛。革。以。
兕。革。與。辟。為。一。重。屬。為。再。重。大。棺。為。三。重。諸。侯。無。革。棺。屬。與。
辟。為。一。重。大。棺。為。再。重。大。夫。無。槨。性。局。與。大。棺。為。一。重。士。
棺。不。有。今。云。不。設。屬。辟。為。罰。素。車。僕。馬。以。載。無。入。于。兆。葬。域。
亦。僭。禮。也。陽。音。陽。時。音。時。素。車。僕。馬。以。載。無。入。于。兆。葬。域。
周。禮。冢。人。云。凡。死。下。卿。之。罰。也。為。衆。設。賞。自。設。甲。戌。將。戰。郵。
於。兵。者。不。入。兆。域。下。卿。之。罰。也。為。衆。設。賞。自。設。甲。戌。將。戰。郵。
無。恤。良。王。御。簡。子。衛。犬。子。為。右。登。鉞。上。銘。望。見。鄒。師。衆。犬。子。
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綬。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簡。子。

子投車趙言得
粘作與尤壽終
所長壽御大

巡列曰畢萬公卿匹夫也七戰皆獲有功有馬百乘死於囿下
羣子勉之死不在寇命言有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三子

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周文王烈祖康叔

太子誓師云

文祖襄公已然人有疾痛水害不呼受母也而積但言祖者

太子誓師云
以父靈不佑也國語又增昭考靈
公不仰此時未葬無諱不可信

使亂大從義司晉午定公在難不能治亂使鞅簡子討之蒯聵

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持矛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孔疏

衆無令以集威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簡孔疏言已命

傷損以集威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簡孔疏言已命

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也于車中獲其鎗旂旂名

芳恭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趙羅羅無勇故鄭師

曰可矣非喜
勝鄭也中
行飢不能守
滅之必矣

田大抵由子
田人與范氏
與用之稅
趙氏得而厭之
厭簡子以吏請殺之
趙孟曰爲其

喜極之言

皆師力戰訪

子
二八

北與大敗俱跟此來前旣云從之故此不明
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
簡子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
晉陽之患將爲難後竟有
驪也驪方爲驪仇二
氏而執并仇驪矣
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尤
氏收周人所
與用之稅
趙氏得而厭之
厭簡子以吏請殺之
趙孟曰爲其
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
還其及鐵之戰
以徒五百人宵攻鄭
師取殽旗於子姚之幕下
厭曰請報主德
追鄭師姚般公孫
林殿而射前列多死
晉前趙孟曰國無小
言雖小國猶戰
簡子曰吾伏殺嘔血
強弓衣鼓音不衰
今日我上也爲上功太
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
郵良曰我兩將
色吾能止之
止使我御之上也
駕而乘材兩轡皆絕
明

注云
鄭真
其事
先施
術絕
妙

也傳言簡子不識下自伐按材即鄭真之善無以見故傳足此二語言馬方駕而乘材以行兩制皆絕以明

此爲戰鐵傳前是蒯賁賴鞅之納至此鞅竟得蒯賁之助然其狡謀總由於陽虎卜戰以上統冒全篇范居明歌齊輸之果鄭以兵送助臣叛君罪無待言而鞅恩遮而奪之卜戰以下一路倉皇禱神一段歷呼三祖抵死向前而此時陽虎安然不動聲色於是鞅用虎策施車先陳鄭人一望悚懼太子萊機相助竟獲千車之粟夫以陽虎主謀出奇呵嚇猶且鞅踏車羅見獲可見晉材實下旣戰之後事定功成彼此誇詡而發縱指使之陽虎依然不發一言以見晉之卿御衛之太子皆瑣瑣細人其不爲盜王之虎

奪旗之厲令齒也。幾何矣。執本叛臣而韓魏講之。歸賁

本逆子而志父送交。入交相爲用。傳所深惡也。故持於無
字處極力表揚。陽虎前篇用明寫此篇用暗寫。蓋彼所恃
以獲勝者。卽吾夫子之所謂盜也。此傳之意也。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元年蔡請遷於

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殺駟以說吳言吳中懷故因聘

之。與先君蔡遷于州來。鄭氏曰楚蔡先君之讎也而蔡主於

之。辭故吳冬蔡遷于州來。從楚其戮也宜然昭公不能如少康

之。人心並發而莫之抒也示之遷避楚也。吳欲其近已。不爲楚滅耳。故經以自遷爲

文而不責吳。哭而遷墓。是說蔡侯然其時臣民流離播越

乃號女啼。景况凡宮室墟墓恐爲屏棄。此仁人君子所鑒

焉倚心者也。凡前後遷國皆作如是觀。

經

已三年春齊國憂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臣民輸日晉以君

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而四月甲午地震。五月

辛卯桓宮偪宮災狂解天。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魯黨范氏故魯晉北年四城接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

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公子驪

冬十月癸卯蔡伯卒惠公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國邾

傳三年春齊衛國戚求援于中山莊解

蒯聵之於輒也無論子不克讓卽讓亦不可以受國輒之

於蒯聵也無論未受國於靈卽受國於靈斷不可以拒父

其求援中山
三語而輒罪
不勝誅

周云此為桓
信災傳人知
桓信災四司
歸火而及商
不知司譯火
正為桓信生
也哉此可以
論天道
又云桓國紛
紛總無人談
及桓信而前
知不來者備
官未至人所
之孔子其乎

斯時諸侯可以正桓之不當立而不可輔則以爭衛之
臣子不妨為桓迎父而必不可為桓拒父聖人至此有不
忍言者故前以狄主兵今以齊主兵若曰父子天性而殘
忍至此由不明大義之隣邦助之也

夏五月辛卯司鐸名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桓公僖公廟號云

越宮而至廟故以災言之救火者皆曰顧府言常人南宮敬叔南宮子

至命周人司周書典出御達於侯於宮使待命曰庀也

而不在死子服景伯何子服至命宰人之屬出禮書以待命命

不共有常刑待求校人馬掌乘馬使四相從巾車車脂轄百

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國有火災恐有濟滿帷幕鬱攸

從之鬱攸火氣也濡物於水出用蒙茸公屋覆公屋白大

二字無限包
括然自會

馮一論中
將天火之

之伍述一
句出又著

火者皆曰
府于五平

前起一層
已是烟烟

後連片寫
人分頭指

勢金火
汪云五段

句不接是
景伯段評
總貫上下
中總外分

廟始外內以恆次也先聲後鼻以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

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公季桓子至御公立

于象魏門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禮

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爲曰舊章

象魏疏云象魏是縣書之處現其遠而急其書也清計

不可亡也富父槐之終生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櫛也言

不備而責辦不可於是乎去表之稿表表火道風所道還公

宮開除道周匝公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言桓僖親盡

爲天所災服虔云季氏山桓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也

桓僖災以示戒國無之故特書

魯乘周禮士大夫莫不浸淫於禮教惟平居無事溺於人

欲全不見得天理至倉皇急遽時轉覺本心發動燭理至

明如救火一事從學聖人之敬叔固首出御書不至典籍
灰燼而子服景伯先出禮書事事周詳文伯駕乘桓子御
公輕財重人而急舊章富父復道還公宮一時倉猝衆口
紛呶而輕重得宜處置盡善嚴以御衆併力齊卒總無有
顧及私家者卽此見禮教之邦信義之未泯也先儒於
桓宮僖宮其說不一杜氏云桓僖親盡而廟未毀併之者
曰諸侯五廟太祖不遷其親廟四親盡則祧但祧其主非
毀其廟也公羊乃云毀而復立則春秋如立武宮立煬宮
皆書於冊豈有新立桓僖二宮而不書之理毛西河因謂
桓僖之災災其遷廟也引曾子問爲證然亦不可通天子
之制七廟祧主皆藏於太祖之西夾室及立文武二世室

於是昭遷於文世室。穆遷於武世室。無所謂遷廟也。竊謂魯制亦當倣此。周公稱太廟。伯禽稱世室。羣公稱宮。則祧主當藏於世室矣。曾子問曰。古者行師與巡狩。必載遷廟之主。以行。遷廟之主。卽祧主。非別有一遷廟也。藉曰有之。則羣廟之主。當聚一廟。何以桓僖二主。災而羣主獨無恙乎。竊意魯親廟四。惠公居昭。隱公居穆。桓公居昭。莊公居穆。閔公卒。則閔居昭也。已升桓而祧惠。至僖公卒。序當居穆。文二年。繼逆祀。遂以僖居昭。而閔居穆焉。此桓僖二主各居一昭之始也。自此政在三家。以桓公爲三家自出。而三家之立。由於僖。於二宮加厚焉。故桓僖二昭廟不祧。名爲桓宮僖宮。而後來昭列親廟之主。皆祔祭此二宮。遞祧

一計字趙氏
非不勝誅
中魁

通遷而桓僖之主不動。非禮甚矣。祖孫同宮。既失之。而桓僖不祧。又失於誣。此夫子以爲災。必桓僖二宮也。陸貞山謂武宮。殤宮亦現。盡何以不災。意者桓本弑君。僖爲逆祀。又且祖孫同宮。更爲非禮乎。杜氏所謂不毀者。卽不祧之謂。非謂二宮不毀。別建二廟。以處後來二昭也。桓僖之廟同在昭列。故延及之。此又二主各居昭廟之證也。

劉氏周卿范氏晉大世爲婚姻。莢宏事劉文公。爲之屬故周大夫與范氏趙鞅以爲討。賈周與六月癸卯。周人殺莢宏。終遠天全謝山曰。當時之助范氏者。齊也。衛也。而周無聞焉。周之力亦非能以兵爲助者也。不過劉范婚姻。或有通問往來而已。趙鞅不能無志於齊衛。而守府之屬。政從而討之。是

鞅之恃更不可問也

傳謂周助范氏絕無其迹。蔓宏素明大義。其肯相劉以助范哉。特以定十四年士鮒奔周。又周與范氏因遂以爲周助范耳。嗚呼。宏躬事劉文。從敬王崎嶇歷二十餘戰。卒之城成周。乘機殺子朝。而王室定。後僭弒再亂。又與劉恒再定王室。二百四十年。周室絕少此臣也。乃事定功成。身已老。及忽死於叛臣之手。幸而殺宏以說。不然則晉陽之甲將直入成周。通天之罪。尙何言哉。

秋季孫有疾。命正當。

桓子之

曰無死。

欲付以後事故南孺子

桓子

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

言若立男告

女也。則肥子也。

之妻

可季孫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在朝。

在公

南氏生男。正常載。

無死二字出
之桓子之口
其生前
其深望其

春秋左傳

卷之四

七

死後權承正
一告遂不
其心
注云隱雖得

周云朝彼部
鄭相為持角
攻此則應彼
使請一處則
一處也

國史補

卷四十五

法

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
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子之功唯嫡
而憂南氏子康子請退也。公使共劉魯大視之。則或殺之
之不全也。討殺。召正。常。不。反。言。季氏家事。

此著康子奪嫡事。關鍵在康子即位一語。桓子初未嘗立
肥也。當待南氏之生。即位未晚。而父死。據位則殺孤布置
已定。此時正當固所深喻。故告而奔。召之不反。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荀寅俊其郭。伐其
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荀寅使在外殺已之徒。擊
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皋夷。惡范氏也。殺其族。言

皋夷無寵於范氏與鞅合謀而以范吉射之處許之既而

范氏奔鞅據而有之遂殺皋夷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亡鯀賊者故得盜賊

卒是昭侯高祖而元孫乃與同名二申必有一誤蔡公孫辰

發微責蔡之臣子不能扞難也子成侯朔立蔡公孫辰

出奔吳之黨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

大夫公孫姓公孫霍姓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晉恥

統諸侯故稱人以告晉蠻子不道於其民也亦城西郭西

本屬楚故言歸公遂其言歸於楚何京師楚也

郭脩六月辛丑亳社災天火也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

晉也之社屋之不受天陽據公穀二傳恐非先王之意也程子謂

亡國之社自王都至國都皆有之亦無所據魯有亳社以國

實殷墟耳交漆壞接左稱因商奄之民以封魯則其地舊屬

殷畿可知矣又諸君子立於社宮謀亡曹則凡社皆有宮不

獨亳也秋八月甲寅賂子結卒虞母立冬十有二月葬蔡

昭公以紂故是葬滕頃公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楚音懲

云懲劍往年之遷恐其更復遷徙承德公孫駒逐而射之入

音相近蓋是楚人之言聲轉而字異耳公孫駒逐而射之入

于家人孔疏凡而卒陳傳傳見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駒以

守其文之錯蔡大夫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併行如

錯執弓而先嗣射之中肘錯遂殺之補注以盜赴故逐公孫

辰而殺公孫姓公孫好郎賀景瞻曰書殺蔡侯與戕節子同皆非本國之人也非楚

之刺客即吳之奸人

蔡求遷於吳昭侯意也公子駒阻之故殺駒以說今距遷

州來止一年必無又遷之理其如吳或拜遷或往朝諸大

上云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併行如錯執弓而先嗣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

夫何必以又遷爲恐。卽恐其又遷弑之。當與翩合謀。何以加牆而進。反共殺翩。皆必不然之事也。經不書弑。蓋蔡之公族仕於楚者。楚以蔡貳於吳。使翩至蔡。適蔡侯出國門。翩請見。遂射殺之。如邾人之戕郕。禮至之滅邾是也。旣殺昭。乃揚言於衆曰。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使我殺之耳。蓋郕罪於諸大夫也。承楚聲也。傳點一承字。知翩久仕於楚。習其方言。而弑昭之爲楚人。瞭然矣。公孫辰者。或翩主於其家。或與相善。恐禍及而奔。然不奔楚。知不與殺申之謀也。公孫姓卽前此奉晉命滅楚與國之沈者。久爲楚所惡。霍姓之黨也。蔡旣討翩。閱月意者。楚人來討。逼令殺二子。以除其所惡。歟。誅盜不書。畏楚不敢告也。蔡連年放殺大

夫至於五人皆公族也衆叛親離誰與爲國

昭侯以吳師報祖父之讎又不甘事楚輾轉求邲於吳遂
爲盜所殺其志可閔矣文錯以身率先賊遂授首其忠可
以報昭侯蔡自昭侯後絕不見經傳至春秋後三十二年
方爲楚併可知蔡君臣猶足以守其國而不比陳之忽諸
也

夏楚人旣克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

公諸梁致蔡於負函三子楚大夫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爲邑致之者會其衆也負函楚地按今

河南信陽州致方城之外於繒闕楚地曰吳將沂江入郢逆沅水

取普版反致方城之外於繒闕楚地曰吳將沂江入郢逆沅水

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吳將當備吳交結期

子之臣單浮餘楚大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

夏之強實
以之故微罪

子之臣

子之臣單浮餘楚大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

而後而致
北自陸渾司馬
起豐析與狄
戎今豐析皆楚邑按豐
南析今浙川縣及以臨上維左師軍於苑和今河南浙川縣西
內御縣之西北境以上維左師軍於苑和今河南浙川縣西
音徒右師軍於倉野之上維左師軍於苑和今河南浙川縣西
二以音徒右師軍於倉野之上維左師軍於苑和今河南浙川縣西
本務然

河南山北自陸渾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今豐析皆楚邑按豐
維以東至陸渾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今豐析皆楚邑按豐
南析今浙川縣及以臨上維左師軍於苑和今河南浙川縣西
內御縣之西北境以上維左師軍於苑和今河南浙川縣西
音徒右師軍於倉野之上維左師軍於苑和今河南浙川縣西
二以音徒右師軍於倉野之上維左師軍於苑和今河南浙川縣西
本務然

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

少習武關武關也將士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

惡於楚必速與之仲行之葬士茂乃致九州之戎在晉陽

地陸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許且將為之卜城蠻子聽

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異楚師於三戶南有三戶城西司

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楚復詐為蠻子而盡俘以歸

晉楚之執政趙鞅子西也乃謀北方子西謀之也而聖經

范氏武說未
之也按步步
之師去也

讀左補義

卷四十七

七

專罪趙鞅只必速與之四字畧楚罪晉之義躍然

秋七月齊陳乞子傳弦施多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晉九

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邑

按今直隸臨城縣凍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藥鄒

逆時陰人孟壺口八邑晉地按樂今直隸樂城縣及趙州北

今山西黎城縣東北俗會解虞納荀寅于柏人晉邑也弦施

按今直隸唐山縣西有柏人故城陳

諸侯多救范氏雖諸侯之罪然亦由鞅本叛臣自叛歸國

名義不足以服人心也

經五年春城毗晉也夏齊侯伐宋蔡莒景公忽伐宋

托是力以圖伯仲晉趙鞅帥師伐衛宋紇帥衛意齊爭

以一初矣

服齊而齊侯與范中行納劇賊。秋九月癸酉齊侯

居衛則衛德晉而范中行無所恃矣。

梓白卒。

冬叔還如齊。

葬也。

葬也。

葬也。

葬也。

葬也。

葬也。

葬也。

葬也。

葬也。

葬也。

景公

按陳氏云喪不紀罔罔月葬非禮

然罔罔生罔足葬為後世立法耳

五年春晉圍相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

張柳朔言諸昭子

古明

便為相人

為相

昭子曰夫非而讎

乎對曰私讎不及公

公家

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

敢違之及范氏出

奔齊

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

止死王生授我矣

授我

死節

吾不可以僭之

遂死于相人

為言計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死節

范鞅受魯意如之路昭公客死荀寅求貨於蔡昭侯。所以封殖其家為子孫利也。轉盼而鞅子奔齊寅及身亡命。所

積子女玉帛安在哉。柳朔爲范氏死。亦可知私門有人。公室無士。

張西銘曰。晉定孤立於上。臣交爭於下。專殺專伐。其罪一也。晉陽近晉地。險兵強據之。足以要君。朝歌遠晉。僅能自保。鞅之黨盛矣。以擅兵逐鞅之罪。歸於寅與吉射。而鞅佐晉陽之甲反。名爲除君側之惡。故得傲然而出。怡然而入。也。鞅未叛以前。執晉政者六家。既歸以後。執晉政者四家。斬併而爲三。春秋始盧晉卿之多。今又慮晉卿之少也。愛憎自鞅。晉定何知視荀士之以貪亂政。又加變矣。士黨苟寅竊鈞者也。趙鞅竊國者也。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國中牟。衛助范氏故也。

同云美哉室
其誰有此明
知大音之現
其旁也乃以
一二無能人
擁一孺子而
謂可步托無
憂耶諸子
逐逐定無人
國大計遠
時格好矣

名爲納賄實爲范氏傳有以知其心

齊燕姬

景公夫人

生子不成

未冠而死

諸子

按婦官之號

鬻姬

景公之

子荼

安孺子音徒

雙諸大夫恐其爲犬子也

言於公曰君之齒長

矣未有犬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聞于憂虞則有疾疾亦姑

謀樂何憂於無君

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

公疾使國惠

子國高昭子

高立

荼寘羣公子于萊

齊東

秋齊景公卒冬十

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

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皆景公

在萊

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

乎師乎何黨之乎

師萊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諺蓋

此言荼之不足以主國也諸大夫惟恐立荼而公謾辭拒

之立荼而逐羣公子大倫不正何以協人心萊人之歌言

之立荼而逐羣公子大倫不正何以協人心萊人之歌言

貞人也亦淺
八也殺其身
而已

羣公子偃偃無所之見民情屬於羣公子而不在茶也故
國人知陽生之入而不言或謂萊人爲茶危之非也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

而殺之子思子產子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斲詩大雅攸

也。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

以多福僭差也濫溢也皇暇也

經子六年春城邾瑕杜預備晉也纂疏邾瑕如魯濟之類魯

也今在濟寧州。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

夏及高張來奔經傳齊景公長立少屬諸商周既愚且憐乞

輕其國木也。叔還會吳于相不義相之貪知魯之將有吳

魯史有楚而。秋七月庚寅楚子珍卒昭王卒子。齊

一語提破

周六世此原
有疑忌之意
而用此構之
語誦貽虛却

陽生入于齊

為陳乞所逆故齊入

齊陳乞弑其君荼

弑荼者朱毛與所生也而昔陳乞所

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弑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初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于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弑主

公陽。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未向巢帥師伐曹以樂髮

生立。伐之未服故今又伐之

僖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杜解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蔡莖晉五伐鮮

虞而卒不得則鮮虞非獨國也

吳伐陳復脩舊怨也

元年未得志故也

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

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陳盟在肱十三年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

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僞事焉

每朝必駢乘焉

所從必言諸大夫

言其曰彼皆僞楚

將棄子之命皆曰高

國得君也龍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

三

年

有聲實以
此恐彼合兩
下相欲住手
不待子小人
而欲如湯
後然
云山窮野
不亦於此
而民以口
舌張得國
但厚施

滅之需也。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林魁謂大夫虎狼也。見我在子
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又謂諸大夫曰。
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
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
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鮑國及諸大夫
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高國敗
軌之。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晏嬰弦施來奔。施
非卿。

陳氏不去高國。茶不可弑。欲去高國。必藉諸大夫之力。而
高國與諸大夫無怨也。云大夫欲去高國。而高國怨。卽告
以高國謀諸大夫。而諸大夫皆怒。其交關處在及朝則曰。

此以昭王爲
王作兩篇者
是篇上爲
下篇也
同篇兩
不離死生
不離乃見全

以下數語撇開高國就諸大夫之位與之定謀上段一早
字下段一先字使速爲之恐遲則其謀破也及至期速自
已亦在諸大夫中高國爲之茫然國人追之乞使之也其
作用全似楚費無極高國身受重任而夢夢至此平仲
盡心公室深以陳氏爲憂齊爲憂無字之忌久矣第以素有
重名公與國人皆所心服不可逐耳迨平仲卒乞遂借高
國之奔并晏圉廷之報從前之積憤除將來之後患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
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附注劉炫曰再敗謂今戰更敗
也棄盟逃讎方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
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申子西結子期啓子開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

本領

昭王問

黃東發曰子
西來歸國於

昭王昭穆
昭王昭穆

昭王昭穆
昭王昭穆

昭王昭穆
昭王昭穆

昭王昭穆
昭王昭穆

昭王昭穆
昭王昭穆

昭王昭穆
昭王昭穆

昭王昭穆
昭王昭穆

昭王昭穆
昭王昭穆

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陳地吳師所在按卒於城父

子問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

從命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

也。閉塗。不通外使也附連司馬貞曰閉塗即禮記所云逆

越女昭王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

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

人言妖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雲若紫耀紫之可移於令

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冀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

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崇初昭王有疾卜曰河

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

竟內山江漢雒漳。四水在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

也。色。國。子。
夏。郊。之。對。
亦。未。為。知。道。

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

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逸書言堯循天之常道。

云。此在尚書五子之歌書無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

乃滅而亡。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同部。冀乃滅而亡。州不易地。而亡由於不知大道故。又曰。允山茲在。

茲。又逸書言信由已。則禍由已。幸常可矣。

拍舉以來。子西但知滅國而不知報吳。其去夫差立庭之

呼遠矣。楚昭以救患之師。為復讎之舉。誓死不回。可謂大

義炳然矣。及自矜將死。以時方多難。國賴長君。舍子立弟。

至五命必從。後已。楚君罕有其匹者。若其不忍移疾股肱。

而慨然於三代命祀。不崇不祀。真絕大識。見絕大學問。春

秋賢君。當以昭為第一人也。使有賢宰臣以輔之。何至僭

王猶夏依然故我哉故孔子於昭以知大道與之而於子西則甚不嗟焉者惜其有君而無臣也史記載楚昭欲用孔子子西沮之信然

八月齊郈意茲來奔

高國黨

乞忌高國而逐之若晏則或有父風弦則嘗與共事皆不可干以私卽郈意茲垂葭之役寵以乘軒恐故君恩重不忘孺子傳先著此句見諸人竄逐幾空也所存鮑牧雖醒亦醉發蒙振落耳

陳偃子使召公子陽生

召在七月今在八月下記事之次詳說系結在陽生既入之後然其謀實

定於未

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

齊公子鉏在魯南

曰嘗獻馬

人之前

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

畏在家人聞其言故欲二人共

人曰事乞能
馬爲辭出
之陽生立則
余之謀則又
乞成之傳
華決出賊臣
作則乃見
人對賊即不
能討賊而
必有濟而
原而殺之

載以試出萊門魯郭而告之故闕止陽生家知之先待諸外
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王陽生家知之先待諸外
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故以昏至不欲令人知也國倍子
使子士之母妾倍子養之子家內與饋者皆入陳氏得衆又令陽
入處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盟諸大夫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
之官差鮑點鮑牧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
所宜反鮑點鮑牧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
誣鮑子曰子之命也故見其醉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也茶牛
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景公嘗銜繩爲牛使茶悼公陽稽首
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已可爲有
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公子自謂也恐鮑義則進否則退
敢不惟子是從廢典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

乃受盟言陽生亦君之子固可立按賀氏云此時齊君乃受盟廢置死生在趙子掌提執而戰之身名兩安使胡

姬景公以安孺子也安號如賴齊去鸛如茶之殺王甲拘江說

囚王豹于句賁之印三子景公嬖臣茶之黨公使朱毛齊大

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

置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也皆不信羣

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內有饑荒之困少君不可以訪

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臣能容羣

事能自決斷而不疑臣毛復命公悔之言失毛曰君大訪

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太謂國政使毛遷孺子於駘齊不至

衆諸野幕之下葬諸父冢地各恐駘人不從故毛駐於野

者史書秋記始事遂連其死通以冬告魯駘他才反

同則不能無
矣夫正是不
如何小意分
明到行
竟以爲君爲
小事

受盟以上。是陽生入齊傳。下是陳乞弑君傳。陽生入齊傳。筆筆歸到陳乞。乞主謀也。正發明下截書乞弑君之故。弑君之賊。名在諸侯。如趙盾之弑。蒞狐書之。崔杼之弑。太史書之。至於書人書國。因其來告。載於策書。聖人皆因舊史之文。以立義。若茶之弑。由陳乞觀其語。語推開字字婉轉。勸其速殺孺子。而曰孺子何罪。乞肯自以爲弑哉。然而史竟以乞告。蓋自崔杼弑君。太史死者三人。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而往。問旣書矣。乃還。四十年來。史以直筆自厲。故景公之世。猶有史器。幾爲梁邱據所殺。然則陳乞名在諸侯者。以齊有不避刑威之直史。春秋得以據之也。公子比自立。命觀從至乾谿。一言而散楚衆。靈之殺比。主之也。

故○弑○君○書○比○陽○生○立○於○乞○乞○能○用○陽○生○陽○生○不○能○用○乞○乞○
不○令○弑○安○得○弑○之○是○乞○主○之○也○故○弑○君○書○乞○經○靈○者○觀○從○
觀○從○卽○欲○殺○棄○疾○靈○之○弑○非○棄○疾○所○能○代○也○乞○欲○弑○茶○乃○
立○陽○生○乞○之○弑○茶○并○不○爲○陽○生○陽○生○爲○乞○用○耳○茶○之○弑○非○
陽○生○所○得○代○也○

讀左補義卷四十八

受業毛
昇增叅

四明
集
輯

男

堽 堽
揆

庚子



七年春宋皇琬帥師侵鄭琬于。晉魏曼多帥師侵

衛。夏公會吳子郕。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

子益來

禮甚恭三家伐之明示不有公室公當痛心疾首而

反自伐之何也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傳

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討鄭子
左氏非

黃東發曰鄭軍達侵宋七年矣齊次渠蔭不伐不救宋知齊之不我救爲厚於鄭也故不敢伐齊景旣沒宋妄圖霸故旣伐曹又侵鄭報軍達之師且求諸侯也

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莫大於拒父而不政聲其罪此云拒父恐彼卽云叛君

夏公會吳于郕

吳欲弱中國日抄劫吳之與也魯先往會之吳來徵百

年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過宋得

百牢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范過十一年吳王百牢

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

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有常數疏云周禮

侯伯七牢子男五牢若亦棄禮則有淫過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主物不

亦字承范鞅

禮字爲主

此步步通到
吳楚能爲句
直注其下之
終

元用貪字病
斥范說到
其之衆禮指
斥自在一外

汪云不以
即承上文來
上下一串

反結四字

過十二

天子之半疏云周禮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

俱十二

有二字以兼饗公侯伯子男也兩注上物如冕與旂

就之類而半亦在其中

以爲天之數也天有十二次今

乘周禮而曰必百年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

葉天而背本

皆本

不與必棄疾于我來伐擊我乃與之犬

宰嚭

吳大邑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犬宰嚭曰國君道長

君長大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

按國君道長寫盡春秋小

于道

臣諫病

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

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

老豈敢棄其國犬伯周太王端委以治周禮

制禮也仲雍太伯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

然也子仲雍立不能行禮致化放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

然也子仲雍立不能行禮致化放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

冠加

伐知之事未
舉而爭諸大
夫以謀非謀
也直欲誦其
心為我川也

前法利事
以時災害非以為禮也端委禮衣疏云應劭云越人常在水
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蛟龍之傷害王肅云
端委委貌之冠玄端之衣也按子貢亦因吳反自鄒以吳為
人曾有是說引以折之事之有無不暇計也
無能為也不能霸也

文襄以來貢賦有常脩賄有典無非分之求也自范匄重
幣而晉霸衰至士鞅聘魯晉十一牢之奉晉霸自此息矣
吳通中國入郢而霸諸侯趨之於宋於魯並貢百牢晉霸
曾有是哉蓋中國無霸而太阿歸諸荒裔其虐百倍此小
國將滅而七國縱橫之漸以視文襄之世又一變也

季康子欲伐邾

陳氏曰伐邾雖書公實季氏意

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

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

大國伐吳也

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

信與仁也危將焉保孟

有人不信
與鴻勳叔
小不仁預
人

諸大夫同
孫便伏下
毒於邾之

燕于處堂

處其宮

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怪諸大夫不惡賢而逆之孟孫賢景伯欲使大

夫不逆其言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對諸大夫

大山在魯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

大也言諸侯相伐古來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當

故也大夫以答孫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魯

德無以勝邾但氣恃衆可乎言不可按孟孫以不樂而出孟

意即不危於理不可况危之甚乎杜註自明

制故罷費秋伐邾及范門邾也猶聞鏡聲邾不大夫諫不

縣茅成子邾大夫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言以吳

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言足以成子

以茅叛按茅夷鴻能請救於吳豈有坂君之事蓋知事不可

弟今在山東師邾入邾處其公宮衆師盡掠財物也邾衆保

金幣縣西北師邾入邾處其公宮衆師盡掠財物也邾衆保

賈三甫茂

卷四十八哀公

據春秋凡十

餘字正如虎

狼入室無不

通導

儲云師豈聞

申包胥之厚

而起者乎

君威不立四

字達使吳人

色動

全為吳謀絕
妙解令

于釋知山也按在師宵掠以邾子益公隱來晝夜掠傳言獻于

毫社以其亡國因諸負取魯邑按在負環故有釋邾之釋民

使在負取故使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

相就以辱之

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

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言魯威其所四

也若夏盟乎郕即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言魯威其所四

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八百乘之賦

貢于吳言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為私以私奉貳唯君圖之

其國大為明年吳吳子從之伐我傳

邾與魯皆吳與國夏盟于郕秋即伐邾景伯所以為危

也諸大夫迎合季孫謂可以併邾孟孫力破之季孫不樂

而伐邾之意已決其入邾也無所不爲吾不知季孫何憾於邾而怨毒之深也乃知三年叔孫仲孫之伐邾六年之城邾瑕以逼邾冬仲孫之圍邾皆季孫意也此獨以公行何也蓋公爲季役而以惡名歸公也語本王氏大國之討則將委罪於公而已不與焉此其志也然則季孫在師乎入邾無季孫以師委公也諸大夫受命於季孫矣傳叙其言曰萬國存者不能數十媚季惟恐不至斯時異議者唯子服孟孫兩人餘皆季孫也故季氏居守而盡掠宵掠處其宮執其君陰屬諸大夫盡情爲之可知前一段卽伏中段入邾之事方服杜解之確而謂大夫皆諫者謬也通篇何以不言公若曰非公也季孫爲之也以發明經不諱公之義

未段茅夷鴻請救不出首節景伯所料季孫豈不自危而以公為試也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相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

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也而謀亡

曹曹叔振鐸祖始始請待公孫彊許之且而求之曹無之戒其

子曰我死爾問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

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馬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

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肅注曹亦有司城據

者之子乃行彊言謂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

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于其郊曰黍邱按今河南夏捍邱

按今在山大城今在曹鍾邦今俱在定陶縣界

曹小將之國而好射好宋而好田人而忽授之失其五色而不之懷宋師既還而反師之皆憤恨中不然而事而魯君臣唯恐其不亡命云如擊其中

古有以神使
之二聖方叔
得法

曹亡爲春秋之終。而其亡若有數存焉。以見七雄將起。先
王先公之澤。自此而斬。蓋傷之也。始言鄭能救曹。結言曹
人不救。予小國之救亡。正以責大國之坐視。晉弱息而小
國益無所依。

經

甲寅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吳伐我。

通鑑

爲國治本三變矣之說齊人侵魯領細更來告公曰姑盡所
備焉魯人曰城此知遊鄙尚有備也其後疆場之備弛敵得
以乘之而魯敗此知遊鄙尚有備也其後疆場之備弛敵得
國也今安得齊之師直言伐我以見其直造於國都耳。

夏齊人取讎及國。

按今山東寧陽縣本魯國邑地。歸邾子

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遄卒。

子閔公
維立過音

○齊人歸讎及闕。

不言來命歸
之無官使也

傳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藉師子肥和大夫殿曹人詬晉之。

不行

止也

殷兵師待之

林解曹師見殷兵不行遂待之

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

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終曹人之夢官說邕與曹伯論

然滅得當時以小國單弱之衆外則用兵諸侯內與土功民心離元氣耗也

先儒謂戰國時有曹交爲曹君之弟曹尚未亡則宋於曹

猶鄭莊之於許也一線猶存不以滅書

吳爲郟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

問可伐否輒故魯人疏云定十二年與不狃襲魯兵敗奔

齊後自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

無情實有大國名伐之必得志

焉退而告公山不狃

魯人故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亡不

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

未臣所適之國若

還奔命死其難疏云言奔命則有所託也則隱

補正言已託

命乃奔之若命不及亦不當還事之雖不奔命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卿

首難爲郟故乃受兵之由所謂召之而至也

必有典義因
字一篇之機

此與後十一
年消之役秦
晉平門前
具有對傷之
才其有變經
用於各故各
建奇功於秦
有者不用於
魯而一為武

黨之。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謂之宗國。族故。若使
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轅也。病之。孔疏。率謂在軍前。王問
于子洩。不。對曰。魯雖無與立。緩時若無。必有與。急則人。
同死。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鄰也。
與魯。而四。夫魯。齊晉之唇。唇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
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測義不
心於異乎。亡臣之自處。當如。鄭子蘭。待命于東。可也。官初武
說不狃有全魯之善。而不免為。叛人。知小節之不足恃。
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僑田。拘邠人之。溫。晉者曰。何故使
吾水滋。節人亦。僑田。吳。溫。海也。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
城克之。節人教吳。必可克。按十字作一句。讀道言也。王紀。實
為之。率。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晉奔魯
為武城。率子羽。武城人。

讀生補義
卷四十八
哀公

失

城守與使吳
師不入一為
羅庭三踞使
吳子三還使
妻以昭陶何
至為城下之
盟故

欲虎欲攻有
治教之也

孔子弟子也其父與王犯相善國人懼其為內應按子羽
賢行多勇力為武城人推重以犯招羽則武城克二語皆刺
者之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
名之而至又何求焉言犯盟伐邾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三
悟明日舍於蠶室三邑魯地按今山東費縣西南有開陽鎮
即東陽也費縣西有五梧城蠶室應亦在
費縣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公賓庚
西北并析朱鉏為三人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
也同車傳五言之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
夫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踞於幕庭於帳前設格
卒
三百人有若與焉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
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及稷門之內
三百人行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
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也按聖門有若方與
三百人皆國士也忽見魯國人

前之盛季孫止之傳非表其愛惜國士也進止一取吳人行

成求與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在宣十

其氣已相憤

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

汪云請戰子服出自季孫而當以姑曹必係景伯當場權度切之便其自止也

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道於萊門以言

將欲出盟

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

之而後止

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

王子故吳人盟而還

不書盟

首叙吳為鄰故則此師由於季孫利則季氏享之禍則通

國同之而胆戰股慄無能發一謀傳深惡季孫因出色寫

一不狃前半是明寫後半是暗寫其云必有與斃者實語

也云齊晉楚將救之虛聲恐之也一路布置不忍以小惡

履宗國可謂君子之用心矣。以下寫子羽父子寫公庚賓
三人寫微虎有若隱然以不狃爲主。王犯與子羽之父交
好必非常人而國人恐爲內應然犯卒未嘗以不義招子
羽而子羽悉力拒守吳人舍之克東陽進師想見小邑禦
全吳之衆百道俱攻堅不可拔後清之役冉有以武城人
三百爲徒卒取其義而勇乎然而武城不致久困者不狃
陰主之也。或曰戰於夷是追叙東陽之兵耳三家實未出
一甲魯敗吳是厚其毒也。先聲懼吳足矣。幾以不戰爲季
孫之謀畧不知清之役齊師伐魯三家尙不能禦諸竟况
吳師之強倍於齊而能出師乎。故大義激發僅一微虎簡
徒兵僅三百人聖門高弟不用一人而有若且難於步卒

之間其伎倆已見。然而吳人行成之速者何也。蓋不狃陰
主其間。宵攻之計止而不行。吳王聞之。不狃使之聞也。因
悟與斃之言不爽。實者驗虛者亦以爲實。恐三國之救故
行成而歸。皆不狃之力也。先儒謂卽此知不狃實有心公
室。夫子欲庶其名。豈無意哉。吳輕而遠已。奪其魄少待卽
歸。何至城下之盟。而季孫不從。絕無謀畧。亦可知矣。嗟乎
事平之後。不狃有功。不見名。還澹臺有若及諸國士。不見
錄。用叔子析鉏等。不見旌褒。故肥之罪甚於斯。

齊悼公之來也。

在五

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卽位而逆之。季魴

侯。

康子叔父

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

牧帥師伐我。取譙及圍。

公穀謂齊爲邾故伐魯與傳吳陽生何人無夷鴻之告而與邾隣之師耶當以傳爲實。

或譖胡姬

景公

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大月齊侯殺胡姬。

傳言齊侯無道所以不終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齊未得季姬故請師也吳前爲邾討魯懼

二國同心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

太宰

討之因諸樓

故歸和子

在焉反

之以棘使諸大夫奉犬子革

桓公

以爲政十

來奔傳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

臧會

如齊蒞盟齊問即明子來蒞盟

盟不背

且逆季姬

通者

所以歸嬖

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

鮑牧本不欲立

忘其數。來
遂陽生與乞
何之。久矣。

汪云。作如諸
桓。排。殺。之
心。券。于。陳。介
人。毛。案。復。棟

故。賦。動。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謂。子。子。姑。居。于。路。齊。以。察。之。
待。我。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
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以。入。遂。殺。之。不。終。

○麋邱
○反

自高國安強之逐。而齊之強族惟鮑氏。陳乞所必欲去者。
况伐魯有功。非陳乞利也。凡廢立必有密謀。又必注意一
人。對羣公子語之。明是醉後狂言。公子之愬乞使之也。
冬十二月。齊人歸。謹及闕季姬嬖故也。

○乙卯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在。三月。宋皇瑗帥師取。

鄭師于雍止。

齊取環而敗之。疏云。謂威力兼備。若細羅之所。

於勇。

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吳人得故生
暴以做其民

得云日作一
最精其師久
之則舉合此
如鎖城計多
少事情都只
以每日遷舍
四字盡之

通鑑補纂

卷四十八

力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於吳莊公齊侯與魯吳子曰昔

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為十年吳

鄭武子服卒建之以說反之嬖許瑕之武子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

之取請取於他國故國宋雍邱宋皇瑗圍鄭師許瑕每日遷舍作

合其間鄭師哭子姚武子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

師于雍邱使有能者無死惜其以刺張與鄭羅歸鄭之有

師氏云鄭圍雍邱宋皇瑗圍鄭師雍邱應乎內瑗圍乎外

腹背受敵而為宋所取使有能者無死謂不殺也此瑗軍

令全師不殺者僅二人春秋殆將為戰國令

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宋公伐鄭報雍邱卓氏曰皇瑗盡俘許瑕之師而滅鄭不殺

兵諺者敗宋之謂也。

注云一邦字
子山下奇文

秋吳城邦溝通江淮於邦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漕道也今廣陵邦江是

吳人此舉江淮相通為千古運河之始。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兆疏云服虔云兆南行適

經者為金背經者為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皆晉史龜曰是

謂沈陽水故可以興兵兵陰類也利以伐姜齊不利子商

謂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

子水位坎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疏云秦本紀蘇伯翳之

後為嘉姓趙世家云趙氏之先與秦同祖其伯翳後世為盈

世盤康有子二人一曰惡來其後為秦一曰季勝名位敵不

其後為趙今卜趙鞅伐宋故以盈子二姓為占名位敵不

救鄭必須伐
宋四人相官
宋不可伐滅

卷四十八 哀公九

陰陽家說
本意或從卦
而寫一意翻
作四層脫換
變化無端

水勝公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知川之滿不可游也既盈而
故爲如川之滿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鄭以爲有罪救鄭則不
滿不可游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三三乾下
吉不知其他宋故不吉也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三三坤上
泰之需三三乾下坎上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六五曰帝乙
歸妹以祉元吉帝乙村父陰而待中有微子啓帝乙之元子
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微子啓帝乙之元子
也宋鄭甥舅也宋鄭爲甥舅之國宋爲微子社祿也若
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踪我安得吉焉乃止吉在彼則我
鐵之戰晉鄭絕好矣或謂此後當復有脩睦之事故鞅欲
救鄭信然也宋景滅曹又盡殲鄭師復伐鄭不已則救鄭
豈非義舉乎然齊嘗助范氏鞅之讎也史墨鞅之私人也
鞅欲伐齊而不欲救鄭故以救鄭卜使其黨言伐齊之利

以救臣民之心

冬吳子使來敝師伐齊。

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經

丙辰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孔疏當是自吳送來邾魯太子革爲政集注先爲魯

所俘而又來奔。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子簡公

立。

夏宋人伐邾。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杜預書歸齊納之會通解書歸齊納之會

于衛必從軻而棄蒯聩故十

五年蒯聩入國殯復奔齊。

薛伯夷卒。

按立若秋葬薛惠

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季子不背陳人來告不以負朱鉞以救爲名聖

人卽樂得而予之。

經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杜預終子貢之言。

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邾。

齊地歸義方與齊伐魯忽與魯伐齊舉動

無齊人弒悼公赴于師

以說吳按明是乞弒而齊之記載吳無有主名傳亦因之傳之慎也

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

吳大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

敗之

按雖以說吳而將吳必入選于路敗之非乞不能有此權謀

吳師乃還

傳言弒而經書卒此如鄭兕頊楚麋史氏以疾卒告魯去

子無所據以正之也或曰齊史以直筆書弒茶而以曲筆

諱陽生何也乞以權杼行弒史官爭死者不一其人卒書

其事杼終以此失人心斷棺之禍所由來也故前此弒茶

乞不致匿嗣後太史南史輩俱易置私人如太史子餘者

愧掌其事而直諒之士不與焉陽生之弒乞豈不早爲之

所而使其名在諸侯之策哉故以以疾卒赴而後此王之

以主名也然則孰弒之亦乞弒之蓋微杼弒

戰也侵也
也乘與之
也皆卿中
尤功勞

常此說許之
世得此義
前仁德之言
不待勝威
民不可得

莊說晉之故智。耳胡文定謂陽生守正見弑而深沒其迹。
吳草廬謂師在而悼公適卒。偽告於吳。茲二說者。豈其然
哉。

夏趙鞅帥師伐齊。經昔陵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
兵。謂在歲卜。伐齊不吉。事不再令。再令不襲也。吉行也。於
是乎取。及戰。齊敗。今西陵按今山東臨邑縣西北有坡城。毀高唐之郭。侵
及賴而還。

秋吳子使來復偃師。

伐齊未得志故爲
明年吳伐齊傳

冬楚子期伐陳。陳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楚
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
民。乃還。季子吳王齊夢少子也。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
歲。夢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當

九十餘歲夫孫臏以爲松之子與孫臏奇氏
世稱知伯然務德安民大賢之事亦當是朴

不務德而爭諸侯民何罪焉桓文尙有愧色况其他乎既
退以成其名復勉之以務德是以普養人氣象季子豈徒
以讓國見者哉陳弱極矣而楚必欲併之齊救陳善吳也
不書季子告辭畧也

經

已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

食

也。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濟國書

公與伐而不與戰艾陵齊地林解齊魯交兵止此

秋七月辛酉

滕子虞母卒

按立君無考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

出奔宋

淫也

十一年春齊爲郎故

在解郎在前年

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

此說以冉有
為主季孫係
三家之卒始
出

齊地按今山東長清縣

季孫謂其宰冉求

魯人孔子弟子

曰齊師在清必魯故

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自度

能使二子求曰居封疆竟內近之間季孫告二子叔孫二子

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按子孫帥師可以戰不必

君與三卿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屬臣屬也言魯之羣

室衆於齊之兵車色居室一室敵車優矣宋解一都之衆敵

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言二子恨季氏當

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

孫使從於朝修冉求隨侯於黨氏之溝地名武叔呼而問戰

焉冉求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子孫強問之對曰小人

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子所問非已材武叔曰是謂我

力所及故不能言

左右之師

段氏

不也求

不成丈夫也。知冉求非已不退而蒐乘下向未肯向前三歲
之勢如此。實此却是轉弱為強。又請於公。卒至于亡。正以有君子
而不用也。按冉有請衆諸竟。又請於公。卒至于亡。正以有君子
聽其言。薄都城也。此發孟孫子洩子武伯疾。帥右師。顏羽御
明。經。肅。齊。伐。我。之。義。孟。孫。子。洩。子。武。伯。疾。帥。右。師。顏。羽。御
耶。洩。爲。右。氏。臣。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魯。人。孔。子。
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冉。求。曰。就。用。命。焉。羅。年。少。季。氏。之。甲
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精兵老幼守宮。次子雲
門之外。門南也。五日。右師從之。言不飲。職公叔務人。公爲昭見
保者而泣。城者曰。事充煩。政重賦。稅上不能謀。士不能死。
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已。言人不能死。師及齊師
戰於郊。齊師自穆曲。名。郊。地。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
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泉。三。如。之。衆。從。之。如。樊。遲。言。師入齊。

以義則不替。雖不替陳也。不替敗。勝負不殊。官說所以能遇。
齊師而魯之社稷未即。民賊者皆孔子之徒之力也。按此兩
年之冬。蓋聞其事而論之。

此分兩大段讀。以右師從之。截上叙未戰定謀。下則叙戰。
勝敗力表。冉有兼表樊遲。孟之側及死事之人。皆所以慰
季孫也。政在季氏一語。爲通篇樞紐。平日脅制二子。至臨
戎。欲已居守。二子執及冉有。直刺季孫。并激武叔而魯師
始出。魯舍中軍。後止左右二軍。季孫一軍。命冉有率之。孟
叔合爲一軍。孟孺子洩率之三師。但主號令。無親將者。左
師次雩門五日。而後右師從。則右師之敗已伏於此。插叙
務人之言。將季氏罪狀。一一鉤清。二氏之懦實由季致。又
以見冉有當此時。勢能轉敗爲勝。益見其難。此一段乃通

精闕鍵以下左師右師分寫而俱以孔子語斷結見魯非
無仗節之士立功之才無如季孫之不用何也寫冉有一
室敵軍是其謀畧語微三家是其忠勇知樊遲用武城人
是其調度用矛取勝是其戰功而最要在師入齊軍蓋身
當矢石率先陷陣誰敢不奮宜夫子有一字之褒也寫孟
孺子五日從師已誤軍期方陣而奔躬先敗走務人不徃
由彼而死苟非之反殿後不將遺二陳之命哉彼此相形
功罪自見

夏陳轅頤出奔鄭

初轅頤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內之

有餘以爲已大器

之屬國人逐之故出爲人臣托公以晉

私者之滅按此時出奔者非頤於同

道渴其族轅囵進稻醴

聞皆爲此三

去

字

羅經公會
子代齊

主客對寫

只人人開死
意分作兩層
寫得極極
却處納染有

梁粲起九族腹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具此

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恐言不從先見遠

蕞爾陳介居吳楚其君臣卽朝夕脩省勤政恤民猶懼不

免傳載此一則以爲陳亡之徵

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以五月克博齊邑按今故城在

王申至於麻中軍從王晉門巢將上軍王子姑

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大夫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

軍宗樓將下軍陳倍子謂其弟子爾死我必得志欲復死

按陳氏曰賢哉書也生逆亂之族能將死國其督藥銘宗

子陽宗與問卽明相燭也致死桑掩胥卽國子國公孫夏

曰二子必死勉之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輿殯示必死

色

滿城樂哭已
擗一人位席
爲之一振可
見深街有人
故將之敗皆
乞使之

完敗齊事

追叙

諸正云奉甲
從君者受之

子行陳命其徒具令亦示必死按陳述逃歸公孫桓命

往曰人尋約吳短約繩也八尺爲尋吳東郭書曰三戰必

死於此三矣五氏與今使問弦多齊人六年奔以琴曰吾不

復見子矣言物死後其力以死到國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

已不聞金矣鼓以軍金以退軍言將死也甲戌戰于艾陵

展如敗高子齊上國子敗齊門巢吳上王卒助之大敗齊

師獲國書公孫夏閭印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

千以獻於公公以兵從故以勞齊意所知收而猶戰是自

之將戰吳子呼叔孫仇州曰而事何也問何對曰從司馬從司馬

命王賜之甲劍鉞普反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

衛賜進賜子貢衛人故衛衛賜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之拜受

六

言拜者受之
禮如和與
上段相應以
魯起以魯結
此師出魯
之

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歸於齊也元首冥之新僖也音
尉之以玄纁加組帶焉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亥何以
使下國言天識不善故殺國子按歸告於天猶云吳天不惠
之功也作虛歌語說諸吳

傳曰陳之陳乞也。平吳嘗伐魯攻武城不克。微虎欲容
攻而吳子一夕三遷。弱魯猶然。况強大之齊耶。前此伐齊
舟師爲齊所敗。何至師未至城下而三軍皆死氣也。卽知
強弱不敵。如秦師濟河焚舟而晉師不出可也。乃乞以死
事子弟以得志自予。是何心哉。蓋齊之強族屏逐一空而
陽生已弑。簡公初立。篡齊得國其勢不遠。要其能喻節
之臣必在。期待立有爲之士皆以兵政留之。不

東郭書先登受賞尤所深忌故乘吳師之來乞以精銳守城以羸卒拒敵名雖三軍實不堪用驅至艾陵舉忠義之臣而悉空之乃惟我所爲乞所謂得志其以此乎且死者人之所畏萬不得已而然而或交相厲死或歌虞殲或具舍玉或問趙國以死是未嘗臨陣而有死之心無生之氣豈必諸臣皆視死如歸哉早知全師覆沒莫動陳乞之心使此師不出也無如中軍主將寂無一言而陳書又自願殉國同事中又有請長纓繫吳人之頭者故諸將皆不敢諫揮淚出師其家人知必白衣冠送之也傳步步寫來正與乞得志二字相照而齊人何辜三軍並殲並陷其弟乃以博乞之一快乞可勝誅哉經書國書主此兵也傳罪陳

注云蔡字新

而確五字字

字傳本思之

神

備云吳之失

計在近交而

遠以交與國

而交仇國

注云正喻拉

絲而下較就

讀許越成篇

讀史更緊遂

多金銀事也

乞正其本也。傳之所以異經也。末叙州仇一段與起處相應。深罪魯也。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官說句

事衆以朝。駱吳之志使之。無後顧一意從事中原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

夫豢養也。若入養蠶。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

欲於我。」吳欲得大其衆。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擊焉得志。

於齊猶獲石田。耕不可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民矣。滅也

猶言越不亡。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

則異其滅矣。誥商曰：其有顛越不共。從橫不則。則制也。於絕無遺育也。長

無俾易種。轉生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

不亦難乎。弗聽。使于齊屬其子於鮑氏。補正子胥爲吳王使於齊也。古者兵家使

也。釋云或謂子
行可去不知
信其力以報
楚將亡而去
之則非忠臣
實非孝子惟
一死可以兩
全

季孫醉夢至
此方醒

馬云一謬

在其爲王孫氏。釋正傳終言之亦猶夫槩王奔楚反役。艾陵
間。王聞之。使賜之屬餼。餼名。餼力。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擯擯。
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
勝之。盈之極也。爲十三年。越伐吳。起黃省。曾曰。胥始盡謀於
閭閻者。爲報楚也。思先君報讎之恩。而忠於其子。一報楚。則
親之心已爾。

諫詞作五層寫總見越不可不滅伐齊無益留越有害屢
用比喻。以使其悟。痛哭流涕之詞也。伐齊有功。志得而驕。
又聞屬子於讎國。安得不怒。王聞之。暗藏伯嚭之譖。

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善有備。

冬衛大叔疾。印齊。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宋人仕衛。爲大夫。其婦

所娶女。嬖于朝。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

之嬖。嬖于朝。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

再得

三叔尤苦

再叙其母

旁叙其甥

亦孔文子爲

之仲尼止之

誘其初妻之婦。寘于狴。衛而爲之一宮。如二妻女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衛外州人奪之。軒以獻。軒車也。以祕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弟。使室孔姑。孔文子之疾臣向魋。魋爲宋向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出在十城。鉏入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聽使使處巢死焉。殯于邱。葬于少。終言疾之失所也。巢有巢亭。初晉悼公子愁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田獵大叔懿子太叔儀止而飲之酒。遂勝之。生悼子太叔。悼子即位。故夏戊之甥。爲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其。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之。事。則嘗學之矣。胡孫子之。胡曰。孫疏云。明堂位。夏之四。陳。之。六。胡。周之八。莫今皆作。夏曰。胡。或別有據。或從而誤。甲兵之。

孟子正義
卷之五
季孫欲以田賦

問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以鳥自喻，言其將去魯也。

語制衡靈公之說同。蓋聖人惡用兵，故所告無異。

文子進止之曰：圍。

文子，魯大夫也。豈敢皮也。

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

仲尼魯人以幣召之，乃歸。衛反魯。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政云：孔子世家，李康子使公葉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是也。

一路寫來，皆孔圍無行而傳以爲猶能除重聖人，故先點

仲尼止之。後又復叙夫子止之之言，胡篋之事，隱刺其提

躬無禮，彼會意言外躬親止駕，不敢攻疾，則猶知改過爲

足多也。夫子所以節取之，且以見止之之後，種種非爲皆

夫子不在衛而顛倒彌甚也。

季孫欲以田賦。

印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焉。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案何

以田多少出軍賦也。釋傳：稅訖私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始有征也。田賦私田又加征之。

田始有征也。

田賦私田

又加征之

使冉有訪諸仲尼

仲尼曰

卷之四

而云不對者
其不見禮
也於其力
而或止也

云傳中之

正不識也

三發

防

不也

日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

之不言也

仲尼不對

答不公

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事行政

度於禮

施取其厚

事舉其中

敏從其薄如是則以印亦足矣

印十六井

出戎馬一疋

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

賦將又不足

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

而行又何訪焉

弗聽

爲明年用

經曰用田賦謂既用印甲又用田賦也夫子云貪冒無厭

者魯自宣公稅畝

什取其二

此時既稅私畝萬無可加以

印甲每乘增一甲

二十五人而未嘗增及馬牛車乘故以

兵賦爲名意者不以印限但計田之高下肥磽以定其多

寡之則或一印或二印出馬一匹牛三頭而抽其私田之

寡之則或一印或二印出馬一匹牛三頭而抽其私田之

入以爲供。畧同漢家收田賦。泉以補車馬之制。王氏謂詭以軍用計。田以出貨財。故夫子以爲貪冒無厭也。

庚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莊解直書之以示收法重賦

○夏五月甲辰。孟

子卒。

○公會吳于橐皋。

橐皋。今江西南昌縣西北。有柘皋鎮。

○秋。公會衛侯。宋皇

瑗于郕。

發陽也。按今江西南昌縣東北。有發陽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

有二月。螽。

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宜閏而失不。雖書十有二月。螽。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初。何。導故

得有

癸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終前年事

季孫之罪大矣。而冉求諫之不力。其事遂行。夫子所爲鳴

鼓之攻也。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

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

諱娶同姓。故謂之孟子。若

宋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解夫人。故不言薨。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姓。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繞。放經而拜。孔子始老。故與弔也。繞。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經。從主節制。○繞者。問。

首句加昭夫人三字。名分凜然。不書吳姓。爲先君諱也。死。不赴。不反哭。似罪哀公。末言孔子與弔事。乃知皆季氏爲之也。繞爲初喪去冠之服。及成服而再冠。卽不繞矣。若弁經以弔。以爵素爲弁。淠麻爲經。功總通用。正舊君母妻之服。西本毛昭公娶於吳。雖曰賣姓。而旣爲先君之夫人。誰敢黜之。季氏不以爲小君。不以公爲喪主。故季氏主之。蓋季孫積怨於昭。使其君喪心失禮之甚也。孔子時已致仕。其喪禮皆私議於季。而請於公。孔子不得與聞。弁經而往。

諸云用改字
換華字伏案
西云雅恐案
照安字盟傷
於此盟即在
華盟中則不
必於更前
爲人所知有
不此李孫
直以君款

弔喪小君之禮也。而季氏不執是不行小君之喪禮矣。孔
子猶絀則顯其君失禮之愆。故亦去絀而拜也。杜所謂從
主節制是也。

公會吳於瑯琊。吳子使大宰嚭請許盟。嚭華也公不欲。使子貢

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義以成之。玉帛以奉之，明神

言以結之。」結其明神以要之。嚭以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

改也。已若猶可，改曰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

可寒也。尋重也。乃不尋盟。

吳徵會於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衛

夫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衛大夫曰：「吳

方無道，國無道，必乘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爲衛患也往。

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標，聚也。○揠，國狗之瘼，無不噬也。與狂

也。疏云：國狗，猶而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於郕，公及衛侯

來狗。○疾，古世反。而卒，離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藩子服

宋皇瑗盟。具，窮也。而卒，離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藩子服

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以禮地主

所會主歸，餼生以相辭也。各以禮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

君舍以難之。難，苦也。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賜語及衛

故。若本不為大宰，故曰寡君。寡君之事，衛君之來也，殺寡君

懼，故將止之。止，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

否，是以殺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

仇衛君是墮也。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

而仇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親乎？大

公案不說起
或行人事便
不說真
或公案公倫
或子貢降分
或史公云
或有來

一事入史
公所記金
蘇軾云
其先亡

公以用元

字說乃台衛侯歸於夷言子之公孫尚幼曰吾必不

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出公孫後

從緩字分出黨讎兩字又生出懼字噴黨崇讎而懼請侯

非衛之害吳之害也小人當以利害奪此言語之宜也

冬十二月魯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止聞之火伏而後費者

畢火心星也火今火猶西流可歷過也是九月歷官失一問

魯有因災而書有因歷誤而書此則因失閏而書也

宋鄭之閒有隙地開焉曰彌作賈卯玉暢五成反

羊子產與宋人爲成自初有是之與及宋平元之族自蕭

奔鄭在定十鄭人爲之嫁武錫城以處平九月宋向巢伐

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出十二月鄭罕達救出丙申圍宋

1270

1271